记今传本《长安志》一处错简

辛 德勇

北宋学者宋敏求撰著的《长安志》一书，在清代即未曾见有宋元旧本存世，故一代藏书巨擘黄丕烈，得一嘉靖刻本尚珍之重之，“与宋元旧刻之志并储”[1]。当时世间所传最早的刻本，只有明宪宗成化四年孟秋邵阳书堂刻本以及后来世宗嘉靖十一年初冬西安知府李经刻本，今亦俱有印本存世。另外，过去相传有一部影元抄本，在清代曾经递藏于朱彝尊潜采堂、吴骞拜经楼、李之郇瞿硎石室和陆心源皕宋楼，最后流徙东瀛，入藏日本东京静嘉堂。实际上这部书系辗转传抄自黄虞稷收藏的成化刻本，源头不仅不早，而且在现在看来，并没有多少独特的文献价值[2]。

成化本和嘉靖本这两种明刻本的文字大同小异，应该出自同一元刻祖本，而且这一祖本很有可能就是元顺帝至正二年李好文将所著《长安志图》与宋敏求《长安志》合并刊刻时印行的本子。相互比较成化本和嘉靖本的内容可以看到，不仅有一些十分明显的文字错讹，这两个版本一模一样，而且还有不止一处比较严重的错简，两个本子也完全相同。其中最为重要的错简，是在记述唐长安城东南角几个里坊时，把朱雀街亦即所谓“天门大街”西侧通化坊里面的设置，错误地系联在敦化坊下，给唐长安城研究造成很大麻烦[3]。

后来清人毕沅在乾隆四十九年重又刻印此书（此本后来汇入毕氏主持刊刻的《经训堂丛书》，故亦习称“经训堂本”，或以毕沅斋名称作“灵岩山馆本”），但校勘相当粗疏，许多严重疏误并没有得到订正。尽管如此，毕沅刻本问世后直到今天，一直是《长安志》的通行版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宋元方志丛刊》就是据以影印，对相关学术研究具有直接而广泛的影响，因此，对书中存留的一些重要讹误，仍有必要加以考订，以免贻误学人。我在这里所要讲述的问题，就是今传本《长安志》当中一处比较严重的错简。

清毕沅校刻本《长安志》卷一二长安县下，有如下一段文字：

> **灃谷水**。合豐水。西北入城，經西市而入苑，沣水自南入焉。有福堰，下分爲二水。流一里，一水合郊水。一水西北流，又東流爲瀆，越沣水上過，名永安瀆。
> **清明渠**。東南自萬年縣流入，西北流，又屈而東北流，入京城。
> **永通渠**。隋 開皇四年開。起縣西北渭水 興城堰，初名富民渠，仁壽四年改。
> **野韭澤**。即漢 牛首池也。在縣西北三十八里。
> **漕河**。在縣南一十五里。自萬年縣界來，經縣界五里，入於渭。《漢書》：武帝 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
> **龍首渠**。在縣東北五里。自萬年縣界流入而注於渭。
> **明渠**。漢時渠也。《水經注》曰：在長樂宮、桂宮之間。
> **清渠**。在縣西五十里。自鄠縣界來，經縣界十八里，入於渭。

---

[1] 见国家图书馆藏黄丕烈旧藏明嘉靖刻本《长安志》后附黄氏跋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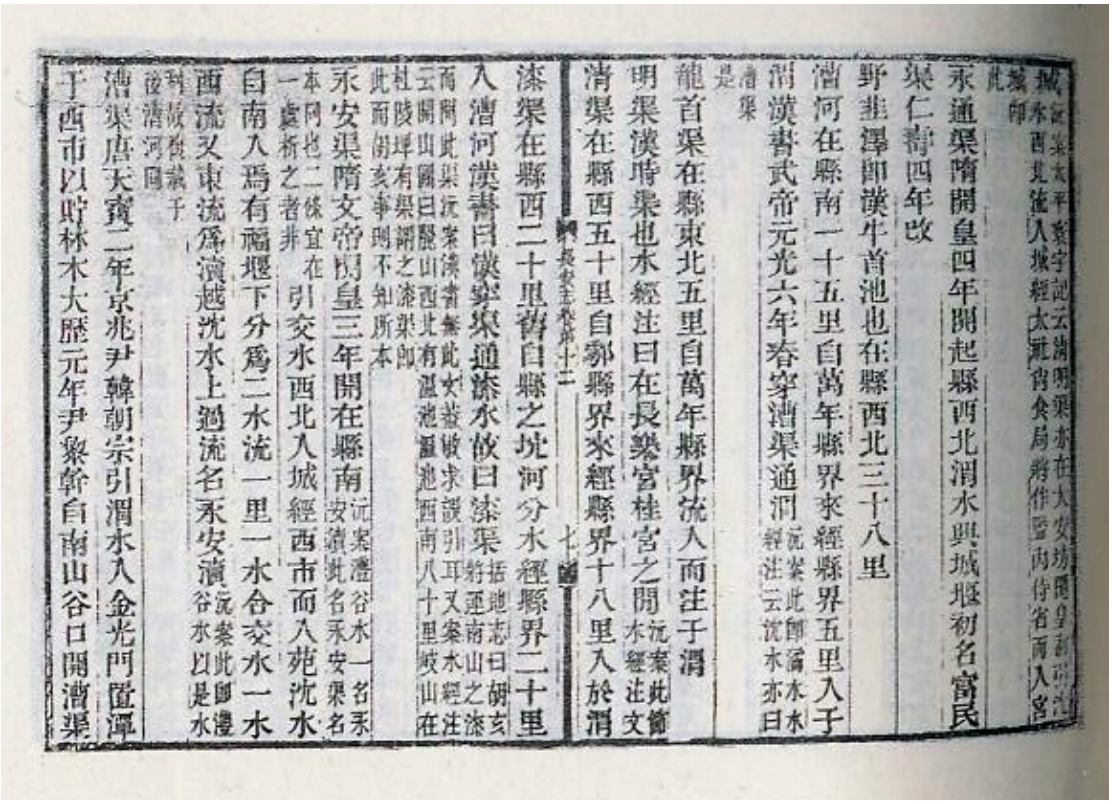
[2] 别详拙稿《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原刊黄永年主编《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 2 辑（1992 年），后收入敝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 304～341。

[3] 别详拙稿《唐长安都亭驿考辨——兼述今本〈长安志〉通化坊阙文》，原刊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 1 辑（1988 年），后收入敝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 113～116。

漆渠。在縣西二十里。舊自縣之沋河分水，經縣界二十里，入漕河。《漢書》曰：漢穿渠通漆水，故曰漆渠〔《括地志》曰：胡亥將運南山之漆，而開此渠〕。

永安渠。隋文帝 開皇三年開。在縣南引交水，西北入城，經西市而入苑，沋水自南入焉。有福堰，下分爲二水。流一里，一水合交水。一水西流，又東流爲瀆，越沋水上過流，名永安瀆。

漕渠。唐 天寶二年，京兆尹韓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門，置潭於西市，以貯林木。大歷（曆）元年，尹黎幹自南山 谷口開漕渠，抵景風、延喜門入苑，以漕薪炭。[1]


永通渠隋開皇四年開起縣西北渭水興城堰初名富民渠仁壽四年改
野韭澤即漢牛首池也在縣西北三十八里
漕河在縣南一十五里自萬年縣界來經縣界五里入于渭漢書武帝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沅案此即漕水水經注云沈水亦曰漕渠
龍首渠在縣東北五里自萬年縣界流入而注于渭
明渠漢時渠也水經注曰在長樂宮桂宮之間沅案此節水經注文
清渠在縣西五十里自鄠縣界來經縣界十八里入於渭
長安志卷第十二　七
漆渠在縣西二十里舊自縣之沋河分水經縣界二十里入漕河漢書曰漢穿渠通漆水故曰漆渠括地志曰胡亥將運南山之漆而開此渠沅案漢書無此文蓋敏求誤引耳又案水經注云開山圍曰麗山西北有漆水即此而開亥事則不知所本杜陵埒有渠謂之漆渠即
永安渠隋文帝開皇三年開在縣南沅案澧谷水一名永安瀆此名永安渠名本同也二條宜在一處析之者非引交水西北入城經西市而入苑沈水自南入焉有福堰下分爲二水流一里一水合交水一水西流又東流爲瀆越沈水上過流名永安瀆沅案此即澧谷水以是水
漕渠唐天寶二年京兆尹韓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門置潭于西市以貯林木大歷元年尹黎幹自南山谷口開漕渠

中华书局影印清乾隆毕沅刻本《长安志》卷一二中的相关内容

但几乎一模一样的内容，尚别见于同书卷一三咸阳县下：

祥谷水。合豐水。

白谷水。合豐水。

聖女泉。出縣西二十里昆明池北平地上。周十步。西北流五十步，與牧豬泉合。〔《圖經》曰：水池在縣西北五里。按《十道志》：長安西有滈池，亦名聖女泉。蓋滈池水相近也〕

野韭澤。即漢 牛首池地（也）。在縣西北三十八里。

漕河。在縣南十五里。自萬年縣界來，經縣界五里，入於渭。《漢書》：武帝 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

龍首渠。在縣東北五里。自萬年縣界流入，注於渭。

清渠。在縣西五十里。《水經注》曰：在長樂宮、桂宮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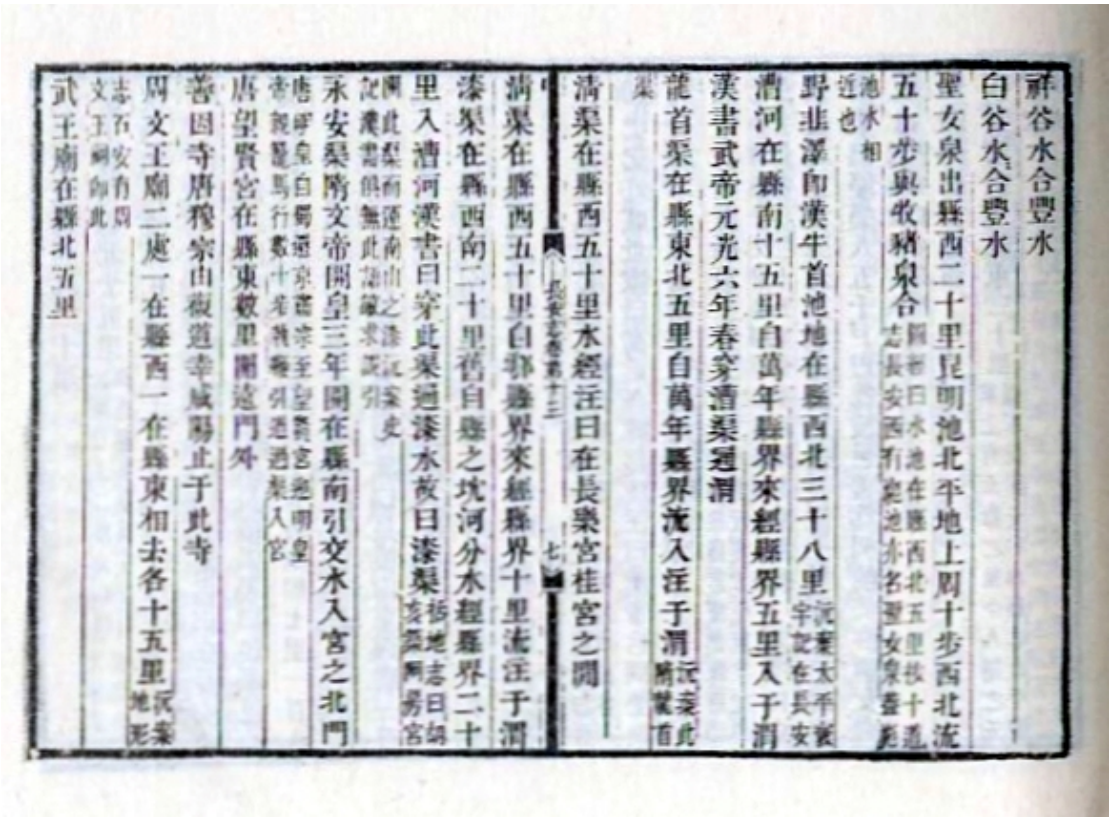
[1] 宋宋敏求《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乾隆毕沅刻本）卷一二长安县下，页 141～142。

清渠。在縣西五十里。自鄠縣界來，經縣界十里，流注於渭。

漆渠。在縣西二十里。舊自縣之沋河分水，經縣界二十里，入漕河。《漢書》曰：穿此渠通漆水，故曰漆〔《括地志》曰：胡亥築阿房宮開此渠而運南山之漆〕。

永安渠。隋文帝 開皇三年開。在縣南引交水，入宮之北門。唐明皇自蜀還京，肅宗至望賢宮迎明皇，帝親籠馬行數十步，執鞭引（弭），道過渠入宮。

唐 望賢宮。在縣東數里開遠門內。[1]


祥谷水合豐水
白谷水合豐水
聖女泉出縣西二十里昆明池北平地上周十步西北流五十步與牧豬泉合
野韭澤即漢牛首池地在縣西北三十八里
漕河在縣南十五里自萬年縣界來經縣界五里入于渭
漢書武帝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
龍首渠在縣東北五里自萬年縣界流入注于渭
清渠在縣西五十里水經注曰在長樂宮桂宮之間
清渠在縣西五十里自鄠縣界來經縣界十里流注于渭
漆渠在縣西南二十里舊自縣之沋河分水經縣界二十里入漕河漢書曰穿此渠通漆水故曰漆
永安渠隋文帝開皇三年開在縣南引交水入宮之北門
唐望賢宮在縣東數里開遠門外
善因寺唐穆宗由夜道幸咸陽止于此寺
周文王廟二處一在縣西一在縣東相去各十五里
武王廟在縣北五里

中华书局影印清乾隆毕沅刻本《长安志》卷一三中的相关内容

显而易见，其间必有舛误，需要订正。

首先，“野韭泽”至“永安渠”诸条，条目和内容都基本一致。其中差异较大的是咸阳县下有两个“清渠”相邻重出，而且居前者“在县西五十里”的记述尚与下文另一“清渠”相重，这显然存在讹误。据成化本、嘉靖本以及《四库全书》文渊阁写本，此处当如长安县下所记，改作“明渠。汉时渠也”。只要看一下这些条目当中漕渠源出唐万年县界并且自南向北流淌汇入渭水的情况、明渠在长乐宫与桂宮之间的情况，以及漆渠运送南山之漆的情况，就很容易判定，这些条目原来的位置，只能归属于渭河南岸的长安县项下，而与渭河北岸的咸阳县毫无关系。

其次，豐水和昆明池都在渭河南岸，因而汇入豐水的祥谷水和白谷水，同样也不可能隶属于渭河北岸的咸阳，特别是“圣女泉出县西二十里昆明池北平地上”这一与县城的相对方位，只能是指东面的长安县城，而不会是在此西北方面的咸阳县城，骆天骧《类编长安志》记此圣女泉，即径谓“旧《图经》云在长安县西二十五里”[2]，因此，应当与“野韭泽”以下诸条一道，将这几个条目改归到长安县下，上与“灃谷水”条相连。元成宗元贞二年（公

[1]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三咸阳县下，页 147。

[2] 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卷六《泉渠・泉》之“圣女泉”条，页 190。

元 1296 年）骆天骧撰著《类编长安志》时，已经将此祥谷水和白谷水记载在咸阳县下[1]，反映出这一舛错在李好文合刻《长安志》和《长安志图》之前即已产生。

还有，长安县“灃谷水”条下面“西北入城”以下内容，与后面的“永安渠”条也完全重复，两相对比，显然应属“永安渠”条下；又《长安志》卷一〇记唐长安城大安坊“西街永安渠，隋开皇三年，引交水西北流入城，……又经西市之东，……又北流入芳林园，又北流入苑”[2]，正与其“西北入城，经西市而入苑”的流路契合。因此，理应删去前面重出的内容。清人毕沅校刻此书时本来也看到了这一显而易见的舛误，可是所施案语，却有些匪夷所思，在“永安渠”条中先是“在县南”句下笺之曰：“灃谷水一名永安渎，此名永安渠，名本同也，二者宜在一处，析之者非。”虽然说“灃谷水一名永安渎”出自他对“灃谷水”条下舛入文字的错误理解，本来很不得当，但谓“二者宜在一处，析之者非”，判断还算合理，但想不到随后他在本条“名永安渎”句下复又释云：“此即灃谷水，以是水利，故复载于后。”[3]将错就错，强为之疏释，颇类汉唐经学家的手法。

此外，咸阳县“永安渠”条“入宫之北门”以下内容，与“永安渠”水道亦毫不相干，检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之“望贤宫”条，可知应是下面“唐望贤宫”条的内容而被后人窜入此处[4]，理应删除（这段文字还有许多需要勘正的地方，此不赘述）。

这样，经过订正，《长安志》卷一二长安县下相关内容，大致应如下文：

灃谷水。合豐水。
祥谷水。合豐水。
白谷水。合豐水。
聖女泉。出縣西二十里昆明池北平地上。周十步。西北流五十步，與牧豬泉合。〔《圖經》曰：水池在縣西北五里。按《十道志》：長安西有滮池，亦名聖女泉。蓋滮池水相近也〕。
清明渠。東南自萬年縣流入，西北流，又屈而東北流，入京城。
永通渠。隋 開皇四年開。起縣西北渭水 興城堰，初名富民渠，仁壽四年改。
野韭澤。即漢 牛首池也。在縣西北三十八里。
漕河。在縣南一十五里。自萬年縣界來，經縣界五里，入於渭。《漢書》：武帝 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
龍首渠。在縣東北五里。自萬年縣界流入而注於渭。
明渠。漢時渠也。《水經注》曰：在長樂宮、桂宮之間。
清渠。在縣西五十里。自鄠縣界來，經縣界十八里，入於渭。
漆渠。在縣西二十里。舊自縣之沣河分水，經縣界二十里，入漕河。《漢書》曰：漢穿渠通漆水，故曰漆渠〔《括地志》曰：胡亥將運南山之漆，而開此渠〕。
永安渠。隋文帝 開皇三年開。在縣南引交水，西北入城，經西市而入苑，沣水自南入焉。有福堰，下分爲二水。流一里，一水合交水。一水西流（案或作“西北流”），又東流爲瀆，越沣水上過流，名永安瀆。
漕渠。唐 天寶二年，京兆尹韓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門，置潭於西市，以貯林木。大歷（曆）元年，尹黎幹自南山 谷口開漕渠，抵景風、延喜門入苑，以漕薪炭。

琐碎饾饤考校，或不足以言学问，不过，错乱六百多年之久的古籍，一旦顿复旧观，诚乃嗜

[1] 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六《山水・水》之“祥谷水”与“白谷水”条，页 175。
[2]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〇《唐京城》四，页 127。
[3]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二长安县下清人毕沅校语，页 141。
[4] 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二《宫殿室廷・隋唐离宫》之“望贤宫”条，页 67。

读古书者一大赏心乐事。所谓“考证万端归至是，辞华一字必精纯”[1]，此中三昧，亦非谈天说玄者所愿领略。

2011 年 3 月 24 日记

刊《輿地、考古與史學新說——李孝聰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

中華書局，2012 年 6 月出版

[1] 清顾千里《思适斋集》（清道光己酉刻初印本）卷三《张古馀先生赋诗见寄，依体敬酬，时道光丁亥六月之望》诗附时人张敦仁《涧蘋先生寄所校刻诸古籍并文一首赋谢》，页 2b。